

淘气包系列 AIMIER

[皇冠绘本馆] 林格伦精品绘本

埃米尔又闯祸了

[瑞典] 阿斯特丽德·林格伦 / 著

[瑞典] 比约恩·贝里 / 绘

李之义 / 译



淘气包系列 AIMIER

[皇冠绘本馆] 林格伦精品绘本

埃米尔又闯祸了

[瑞典] 阿斯特丽德·林格伦 / 著

[瑞典] 比约恩·贝里 / 绘

李之义 / 译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北京

LINGELUN
AIMIERYOUCHUANGHUOLE



EMIL MED PALTSMETEN

©Text: Astrid Lindgren, 1995/ Saltkråkan AB

©Illustrations: Björn Berg 1995/Bildmakarna Berg AB

First published by Rabén & Sjögren, Sweden in 2011

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Rabén & Sjögren Agency.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埃米尔又闯祸了 / (瑞典) 林格伦著; 李之义译.
— 北京: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2.9 (2013.4重印)
(林格伦精品绘本)

ISBN 978-7-5148-0795-0


I. ①埃… II. ①林… ②李… III. ①儿童文学-图
画故事-瑞典-现代 IV. ①I532.8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79931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: 01-2012-5037

AIMIER YOU CHUANGHUO LE

(林格伦精品绘本)

 出版发行: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人: 李学谦

执行出版人: 赵恒峰

策 划: 缪 惟 高秀华 版权引进: 孟令媛 装帧设计: 缪 惟
责任编辑: 高秀华 责任校对: 杨 宏
美术编辑: 缪 惟 责任印务: 任钦丽

社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楼 邮政编码: 100022
总 编 室: 010-57526071 传 真: 010-57526075
发 行 部: 010-57526568

h t t p: //www. ccppg. com. cn

E-mail: zbs@ccppg. com. cn

印刷: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开本: 889mm × 1194mm 1/16 总印张: 15.5

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
总字数: 60 千字 印数: 8001-16000 套

ISBN 978-7-5148-0795-0 全套总定价: 108.00 元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。(010-57526539)

淘气包系列 AIMIER

[皇冠绘本馆] 林格伦精品绘本

埃米尔又闯祸了

[瑞典] 阿斯特丽德·林格伦 / 著

[瑞典] 比约恩·贝里 / 绘

李之义 / 译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北京



卡特胡尔特庄园的厨房里有一个蓝色的旧沙发，丽娜每天就睡在上面。在故事发生的那个年代，每个斯莫兰人家的厨房里都有女仆晚上睡觉的沙发，上面铺着一块粗糙的垫子，苍蝇在四周嗡嗡地飞。卡特胡尔特庄园为什么不

能也这样呢？女仆丽娜在上面睡得不错，早上四点半以前什么事情都无法把她吵醒。四点半的时候闹钟响起来，她必须到牛棚去挤奶。

丽娜走了以后，厨房马上就空了，这时候埃米尔的爸爸经常来到这里，在埃米尔醒来之前舒

舒服地喝早咖啡。他觉得，埃米尔不在眼前，他一个人坐在那个折叠桌旁边，听着外边鸡啼鸟鸣，品着咖啡，摇晃着椅子，双脚放在丽娜擦得白白的地板上，真是舒服极了。我这里说的“白白的”是指地板，你大概明白，不是指埃米尔爸爸脚，尽管那双大脚也需要擦。啊，埃米尔的爸爸早晨光着脚走路，但是

不仅仅因为舒服。

“这样也可以省鞋。”他对坚持不肯光脚走路的埃米尔的妈妈说，“像你这样费鞋，我们就得不停地给你买新的，每10年就得买一双。”

“对，是要这样。”埃米尔的妈妈说，然后就不再说这件事。





我前边说过了，除了闹钟以外，别的什么事情也无法把丽娜吵醒，但是有一天早晨是由别的事情把她吵醒的。时间是7月27日，正好那天埃米尔发烧。你想不出有多么可怕，早晨刚四点钟，一只大老鼠从丽娜的脸上跑了过去，这下子把她吵醒了。她大喊一声站起来，顺手抄起一块木柴，但是那只大老鼠早钻进木柴箱旁边的一个洞里去了。

埃米尔的爸爸一听说老鼠可吓坏了。

“啊，这真是一个美妙的故事。”埃米尔的爸爸说，“厨房里有老鼠，它们可以吃掉我

们全部的面包和肉！”

“还有我。”丽娜说。

“然后是我们的面包和肉。”埃米尔的爸爸说，“夜里我们要把猫放到厨房里。”



埃米尔听到了老鼠的事，尽管发着烧，还是马上就想怎么样才能捉住那只老鼠——如果猫捉不到的话。

7月27日晚上10点钟，埃米尔的烧全退了，身上也有力气了。这时候，无论是埃米尔的爸爸、妈妈和厨房旁边卧室里的小伊达，还

是厨房沙发上的丽娜和远在木工房旁边长工屋里的阿尔弗雷德，全庄园的人都睡着了。猪在猪圈里，鸡在鸡窝里，奶牛、马和羊睡在绿色的牧场上。但是厨房里的那只猫怎么也睡不着，它心里一直想着牛棚，因为那里有更多的老鼠。



特别没有睡意的还有埃米尔，他从卧室走出来，小心地走进厨房。





“可怜的猛山，你趴在这儿。”当他看见厨房门口的猫眼睛闪着亮光时说。

“喵！喵！”小猫猛山叫着。小埃米尔是个动物保护者，他把猛山放出去了。

不过他当然知道，一定要抓到那只老鼠，猫走了以后，必须想其他办法。埃米尔拿来一个老鼠夹子，上面放一块肥肉作为诱饵，然后把夹子放到木柴箱旁边的一个洞附近。这时候他又想到，如果老鼠从洞里一出来就看见夹子，它可能产生怀疑，不让自己上当。最好先把它不动声色地引到厨房里来，让它在不知不

觉中找到有肉的老鼠夹子。他也想过把老鼠夹子放在丽娜的脸上，因为那是老鼠经常走的地方，但是他担心把丽娜惊醒而坏了事。不行，必须换到其他地方。为什么不放在折叠桌子底下呢？桌子底下正是老鼠经常要去找面包渣儿吃的地方。啊，别放在爸爸坐的位置，因为他很少掉面包渣儿。





“但是想起来多么可怕。”埃米尔一边说一边停在厨房的地板中央，“想想看，如果老鼠来了以后不找面包渣儿吃，而啃爸爸的大脚拇指怎么办呢？”

这可不行，埃米尔注意到了这一点。所以他把老鼠夹子放在他爸爸经常放脚的地方，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到床上去睡觉。

直到天大亮他才醒来，是有人在外面的厨房里高声大叫把他惊醒的。

“他们这么高兴地喊叫，肯定是把老鼠夹住了。”埃米尔想。但是转眼之间他的妈妈跑来了，她把埃米尔从床上揪起来，大声吼道：

“在你爸爸的大脚拇指从老鼠夹子里松下来之前，你赶紧到木工房去，不然你就别想活了。”

她抓住埃米尔的手，拉起他就走。埃米尔连衣服也没来得及穿，身上只有睡衣。





每次他淘气被锁在木工房里，都这样做。他已经削了97个木头老头儿。它们整齐地排列在一个架子上，埃米尔看到它们时很高兴。他想，

“但是，‘俄的墙’和‘俄的猫子’说什么也得带！”埃米尔用他的斯莫兰口音喊叫着。他拿起帽子和枪，然后径直地朝木工房跑去，睡衣被风吹得飘起来。他做了淘气的事以后，经常坐在那里。埃米尔的妈妈从门外插上插销，免得埃米尔出来，而埃米尔也从里边插上插销，免得他爸爸进来。两位考虑得真周到，两位真聪明！埃米尔的妈妈认为，一两个小时之内，埃米尔最好不要见他的爸爸。埃米尔也这么想，因此他把插销插好，然后坐到木墩上，开始安安静静地削一个有趣的木头小老头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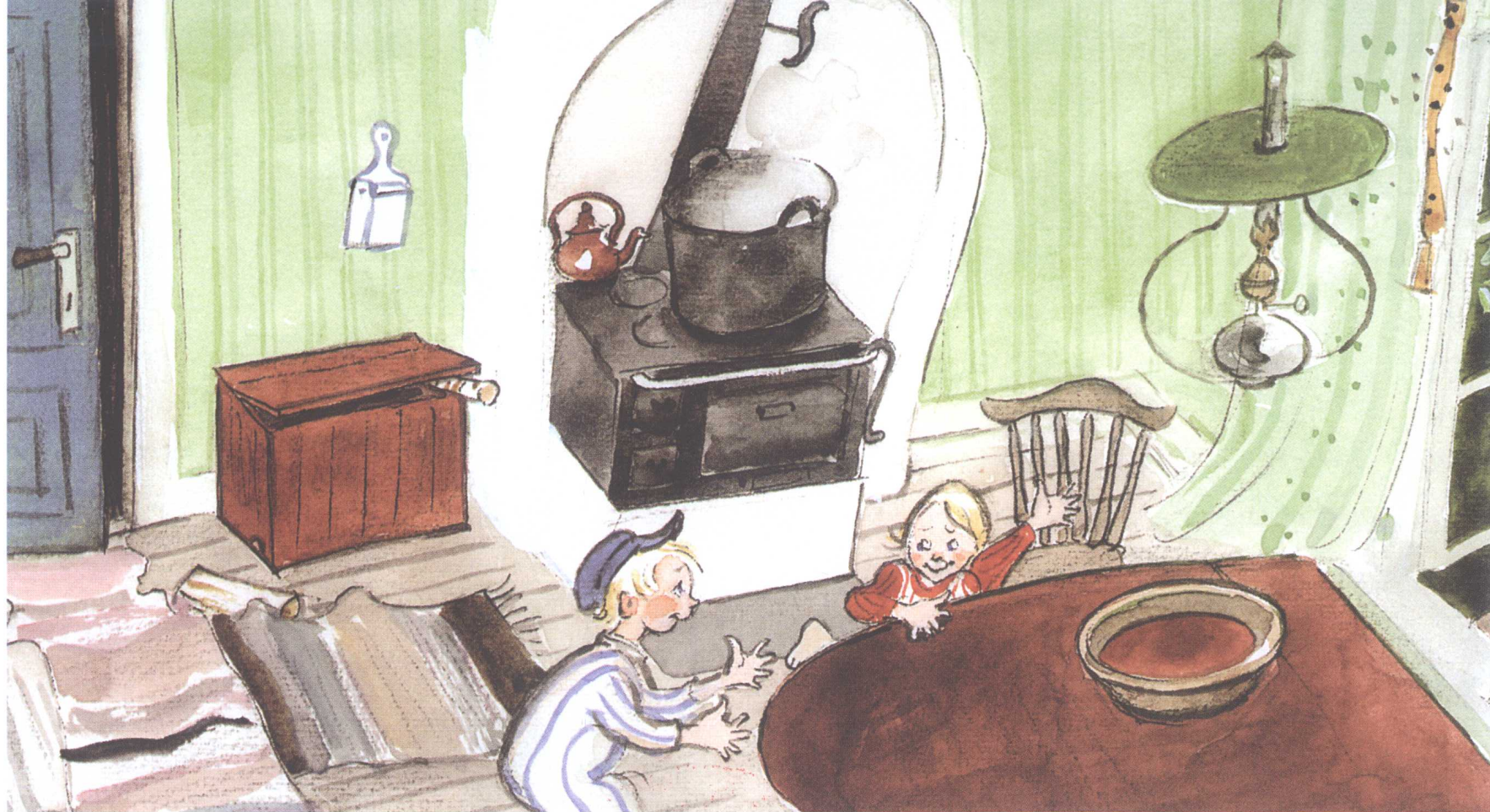




快要到 100 个了，到时候真值得庆祝一下。

“到那天一定要在木工房举行宴会，不过我只邀请阿尔弗雷德。”他暗自决定。他坐在木墩上，手里拿着小刀。他听见远处父亲在吼叫，随后慢慢平静下来。但是后来又有其他叫声，非常刺耳的叫声。埃米尔不安起来，今天要杀那头大母猪，是大母猪在叫。可怜的母猪，7月28日对它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日子！哎呀，哎呀，这一天有很多人不开心！





中午的时候，埃米尔被放出来了。当他来到厨房时，小伊达兴高采烈地朝他跑去。

“午饭我们吃肉片猪血豆腐。”她说。

你可能不知道肉片猪血豆腐是什么菜吧？那是一大块一大块的猪血，里边有肥肉，吃起来就跟猪血布丁差不多，但是味道不一样，

要好吃得多。血豆腐的原料主要是猪血，当庄园杀猪的时候，埃米尔的妈妈就会做猪血豆腐吃。她把一个陶瓷盆放在桌子上，把猪血盛在里边搅拌。炉子上放一个大铁锅，里边的水已经煮开了，血豆腐很快就要做好了。真让人高兴！



“我一定要吃 18 块。”小伊达口气真大。她瘦得像一根火柴棍，充其量只能吃半块。

“那爸爸就没得吃了。”埃米尔说，“顺便问一句，爸爸在哪儿？”

“他躺在草地上休息呢。”小伊达说。

埃米尔从厨房的窗子往外看。一点儿不

错，他的爸爸躺在外边的草地上，脸上盖一个大草帽，像平时那样睡午觉。在一般情况下，他午饭前不睡，而是午饭后睡，但是今天他特别累，很可能是与今天一大早就被那个老鼠夹子夹住了大脚拇指有关系。



埃米尔看到，他的爸爸只穿了一只鞋。他一开始还以为这纯粹是为了省鞋，但是当他看到爸爸左脚大拇指上被血染红的纱布时，他明白了：爸爸的大脚拇指很疼，穿不了鞋。埃米尔感到很内疚，他对自己摆放老鼠夹子位置不当的愚蠢举动很后悔。现在他想让爸爸高兴起来，因为他知道爸爸特别喜欢吃猪血豆腐，所以就双手端着盛猪血的瓷盆，通过窗口举到外面。

“看呀，爸爸！”他高兴地喊叫着，“我们午饭吃猪血豆腐。”



他的爸爸拿掉盖在脸上的草帽，用愤怒的目光朝埃米尔看了看。看得出，他还没有忘记老鼠夹子的事。为了将功赎罪，埃米尔更加卖力地喊。



“看这个，这么多猪血！”埃米尔一边兴奋地说，一边把瓷盆进一步往外伸。但是想不到有多么可怕，埃米尔失手了，猪血盆正好扣在沐浴在阳光下的爸爸的头上！

“噗噜噗。”埃米尔的爸爸嘴里发出这样的声音，因为他满脑袋都浇上了猪血，别的声音他发不出来。他费力地从草地上站起来，发出一阵吼叫。开始因为猪血糊住了嘴，声音大不了，但是后来，整个伦纳贝里教区都能听到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克吕莎-玛娅从洗衣房走过来，她刚才在那里洗猪蹄。当她看见埃米尔



的爸爸脸上糊满血时，立即号叫起来，比那头被杀的母猪叫得还厉害。她把这个消息带到院子里。

“我们可爱的男主人现在昏过去啦！”她喊叫着，“埃米尔，那个坏蛋，把他打得血肉模糊！”

埃米尔的妈妈看到眼前发生的事情以后，又抓住埃米尔的手，风风火火地把他拉到木工房。当埃米尔坐在那里削第99个木头老头儿时，埃米尔的妈妈又开始了一项劳神费力的工作，把埃米尔的爸爸头上、身上的猪血弄干净。



“你把猪血好好收拾起来，至少可以做三块血豆腐。”埃米尔的爸爸说。但是埃米尔的妈妈直摇头。

“洒了的东西，无法再收回。中午只得改吃土豆丝饼。”

“嘿嘿，我们到晚饭时才能吃午饭。”小伊达说。然后她就不吭声了，因为这时候她看见爸爸洒满猪血的眼睛里露出沮丧的目光。

埃米尔的妈妈指派丽娜去擦土豆丝，准备做土豆丝饼。你可能也不知道土豆丝饼是什么东西。这是一种土豆丝做的饼，名字很简单，但吃起来味道很不错，这一点我敢保证。丽娜很快就做好了一种黏稠的灰黄色面糊糊，盛在从埃米尔的爸爸头上取下来的瓷盆里。埃米尔的爸爸刚把身上的猪血大体上弄干净，就跑到地里去收割牧草，准备等土豆丝饼做好以后就吃饭。这时候埃米尔的妈妈把埃米尔从木工房放了出来。

